

江山代有才人出

文	初	盛
学	唐	著
家	巡	名
礼		

李哲夫 李卫星 焦传斌
熊乐 编著 主编

豪 气 千 云

豪 气 千 云

西苑出版社

• 江山代有才人出 •

豪气干云

——初盛唐著名文学家巡礼

熊乐 编著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豪气干云：初盛唐著名文学家巡礼/熊乐编著。—北京：
西苑出版社，1999.9
(江山代有才人出)

ISBN 7-80108-232-X

I . 豪… II . 熊… III .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唐代②文学家—评传—中国—唐代 IV . I 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3362 号

豪气干云——初盛唐著名文学家巡礼

编 著 熊 乐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 7 号 邮政编码 100039

电 话 68173419 传 真 68173417

印 刷 山东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7.5

印 数 1—5000 册 字 数 159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8-232-X/I·16

定 价:80.00 元(全十册)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序言——初盛唐文学概说	1
居高声自远	
——虞世南与上官仪	15
不废江河万古流	
——初唐四杰及其诗歌创作	31
名与日月悬	
——陈子昂及其诗文创作	59
选俊国风盛人文	
——张说和张九龄	76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王维及其诗歌创作	96
诗成笑傲凌沧州	
——李白及其诗歌创作	117
山水田园情	
——孟浩然和储光羲	146
功名只向马上取	
——高适和岑参	165

秦时明月汉时关	
——王昌龄和李颀	186
落日心犹壮 艰危气益增	
——杜甫及其诗歌创作	203

序　言

——初盛唐文学概说

在文学史上，初、盛唐指的是从李唐建国的公元 618 年到大诗人杜甫去世的公元 770 年前后，大约一百五十余年的时间。这一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以诗歌艺术为代表的初、盛唐文学正是在这座历史的高峰上激荡起冲天豪情，呈现出万千气象，并全面走向成熟的。

盛世文光

在中国漫漫二千余年的封建历史上，初、盛唐堪称是极具繁华、得尽风流的一代。这一时期的中国结束了自汉末以来四百多年的混乱割据和异族入侵，恢复了稳定的大一统局面。以唐太宗为代表的统治者比较深入地借鉴了前代亡国乱政的历史教训，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措施，适时地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促成了整体向上发展的良好趋势。

大唐从建国到玄宗开元年间，大约一百四十年，经济是不断上升的。《新唐书》说：“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到了贞观四年，情形就变为“米斗四五文钱，外

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社会经济就这样迅速地发展着，一直延续到玄宗开元年间。杜甫曾在诗中描述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库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随着经济的繁荣，大唐国势日益强盛。其疆界东至朝鲜，西至葱岭以西的中亚，北至蒙古，南至印度支那，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帝国首都长安作为当时世界文化中心和贸易集散地，更突出地反映了大唐的兴旺发达。长安城周遭七十余里，人口百余万，其规模之巨，人数之多都是当时世所罕见的。城北宫殿林立，宏伟壮观；城南则布满旅店和商肆，聚居着中亚、波斯、大食、东南亚各国的商贾。满街店铺商品琳琅满目。城内驰道交错纵横，四通八达，可通往全国各地。另有水路航运“旁通巴、汉，前诣闽、越”，“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天宝二年（743）就在这里举行了一次大型物资展览会，充分显示了当时的盛况。

那年春天，唐玄宗的亲家韦坚筑成广运潭，江淮漕船由渭水可直通长安望春楼下。韦坚便汇集江淮租庸使的数百艘漕船，将各船标上郡名，载以特产：广陵郡来的船上堆积着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的船上装载着京口出产的绫衫缎，晋陵郡的船上是官家绫绣，会稽来的船上装满吴绫、绛纱、铜器，南海郡的船上载以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

章郡的船上有瓷器、酒器、茶具，宣城来的船上则载着蕉葛、蟒蛇胆、翡翠……数百只船鱼贯而进长安，驾船的人都头戴大笠，穿着宽袖衫，一色南方服饰。为首的船上站着陕县县尉崔成甫，身披短裤绿衣衫，着锦绣背心，头扎红罗巾，袒露着半边胳膊，口中高唱《得宝歌》：

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那！
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
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

跟着一起唱歌的有妇女一百余人，都鲜服靓妆，敲鼓吹笛，以胡人的曲调相应和。两岸观众有如山积。

这一场面不但反映了盛唐时代经济的高度繁荣，水陆交通的便利和人民生活的安乐，也展示出当时人情的开朗豪放和社会氛围的浪漫自由——毕竟“三郎”是当朝皇帝唐玄宗的浑名。

盛世激发豪情。繁荣的经济为文化的巨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初、盛唐一代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以及创造力都随着国家的昌盛而空前高昂起来。统治者也实行了比较开明的政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呈现出异常活跃、蒸蒸日上的气氛。

首先，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唐王朝为了更有效地管理日益富强的国家，完善了科举制度，使地主阶级中各个阶层的才智之士都可以通过考试登上国家的政治舞台，一展身手，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功名事业之心。一时间人才济济，豪俊辈出。然而这一生动局面的形成是来之不易的。魏晋时期，

整个地主阶级日益分化为“士”、“庶”两大集团。士族（或称世族）是那些借门第族望而世代盘踞高位的大地主家族。他们的子弟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享有政治特权。庶族则指“高门大姓”以外的中下层地主。他们在门阀制度的压抑下，进身不易，宦途多舛，很难进入国家政治的中心。南北朝后期，豪门士族日趋腐朽，根本丧失了统治的能力，但却依然顽固地把持着政权。到了隋朝，隋文帝等虽试图任用“寒士”掌握机要，而对士族加以裁抑，但收效甚微。最终还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惊雷敲响了门阀统治的丧钟。在农民军的扫荡之下，士族地主中的两大集团——山东士族和江南士族急剧没落下去。另一个主要士族集团——关陇士族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和分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跟着隋王朝走向覆灭；另一部分人虽然由于拥护李唐而进入新贵行列，但却又被庶族出身的女皇武则天有意摧残，也终于衰落下去。与此相应，大批庶族出身的“寒士”被补充到王朝统治集团中，参与庞大国家的管理。这些寒士素质较高，有比较丰富的生活阅历，能了解民生疾苦，对现状常常不满。他们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后，自然会打破长期以来高门士族垄断文化的局面，广泛吸取民间文艺的营养，大胆地揭露现实矛盾，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这些正是初、盛唐文学大放异彩的关键所在。

在思想界，气氛是相当自由和宽松的。唐朝的统治者不像汉朝那样把儒家定为一尊，而是儒、释、道三家并重。李姓皇族视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李耳）为自己的先祖，而武则天则自称是西天弥勒佛转世。此外，西域传入内地的景教、祆教、摩尼教以及伊斯兰教也各有所归，听任流布。这种兼收并蓄的思想政策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同时也带来了文学

艺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对于开阔作家的眼界，培养宏伟的气魄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文化建设上，大唐王朝融汇百川，博采众长，广泛吸纳各种有益的成分，一派绚丽多姿的文明景象呈现出来。过去，由于南北朝对立，文化发展殊途，在学术上是“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在文学上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到了隋朝，双方虽开始互相吸收，但却有所偏废，仍无明确的指导思想。大唐王朝建立后，国家统一，政治稳定。以魏徵为代表的进步人士旗帜鲜明地指出，南北之学应“各去其短，合其所长”，终于导致了南北文化汇流的壮观景象。初、盛唐文学的发展正是植根于此。

不单在对待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上，唐人采取了这种大融汇、大继承的态度。在对待外来文化时，唐人同样表现出宏大的气魄。当时中外交流是空前频繁的。在长安，来自吐蕃、南诏、回鹘、高丽、契丹、波斯、大食、天竺、日本、泥婆罗、室利佛逝等国的使臣络绎不绝。许多外国的王侯、学者、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还在朝廷供职。诸如蕃使、蕃客、胡商、胡姬、胡儿、胡奴、昆仑奴等名称就屡见于当时的文献。频繁的民族交往带来了无限的创作活力：在音乐上大唐吸收大量的外来器乐，建立了燕乐、西凉乐、高昌乐等多部异域乐曲；舞蹈方面来自西域的剑器舞、胡旋舞等广为流行；在绘画方面异域的色彩、晕染等技巧都被广泛吸收运用，出现了敦煌许多壮丽的壁画，也出现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等绘画大师。各种艺术的发展又大大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诗中有画，诗外有音”以及诗词入乐，处处传唱，无不得益于

此。然而更主要的是，吸收其他民族的精华使唐人的精神生活大大丰富了。从李颀、岑参、杜甫等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就可以看出当时文学创作饱满的内容、新鲜的活力。因循守旧、模拟保守在这个时代已无立足之地。新的事物、新的气象、新的追求使这一代作家以一种开天辟地的气势去创造、去攀登、去打开一个又一个的新局面。

盛世文光显。正是这个高度繁荣的伟大时代孕育出一部煌煌唐韵。

群星闪耀的文坛

初、盛唐文学史就其主体而言，就是一部诗歌的繁荣史。在短短一百五十年间，我国古典诗歌达到了恢弘壮阔、无美不臻的空前盛况。这个时期不但产生了李白、杜甫这样名垂千古的诗国巨人，而且还出现了“四杰”、“沈宋”、“二张”、“王孟”、“高岑”，以及陈子昂、王昌龄、李颀、储光羲、贺之章、张虚若、王之涣等一大批成就瞩目的大家。他们或以无畏的精神开拓出诗歌的新世界，或以天才的独创卓立于文学长河，或孤篇横绝，留名于世，或风致高标，见重于时。一时间群星闪烁，灿烂非凡。

下面就让我们在初、盛唐诗歌的发展流变过程中先初步领略一下这些明星们的风采吧。

大唐王朝一建立，唐太宗李世民鉴于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很重视文治教化，将虞世南等一批知名的遗老文人收罗到自己的身边，组成了当时的文学中心。他们承继了南朝齐梁以来的诗歌创作，

开启了写诗作文的社会风尚。不过齐梁以来的诗歌创作一直是由南朝的高门士族把持着，过分追求形式华丽，讲究技法工巧，喜欢铺陈用典，难读也难写，更加之宫廷生活面狭窄，因此，这些诗歌往往流于浮华甚至淫艳，这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不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魏徵。魏徵严厉批评了文坛的弊病：“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未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技……”。意思是说那些文人争先恐后地追求诗文形式的工巧，却丢失了根本的思想内容，无异于舍本逐末。进而又对文风继承向唐太宗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江左”、“河朔”“各应去所短，合其所长”，这样才能“文质彬彬，尽善尽美”。这里的“江左”就是指南朝，“河朔”指北朝。对南朝文风的“清绮”，他提出要发扬北朝的“气质”，取长补短。建议提得很婉转，被唐太宗采纳了，于是号召大家写有益于王政教化的文章，鼓励追求雅正中和的风格。结果宫体诗的淫艳倒是有所收敛了，歌功颂德之作却越来越多了，形式主义的作风有增无减。

这一时期除了宫廷诗歌的主流外，还有两位在野的诗人颇值得一提：一位是田园隐逸诗人王绩，另一位是民间通俗诗人王梵志。

王绩是个庶族地主，自感生不逢时，很不得志。他追随东晋诗人陶渊明，以朴素自然的语言表现自己的生活和感情，完全脱离了宫体诗的习气，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篇。可是当时像他一样的庶族地主还没有大量进入社会政治的中心舞台，无法成为诗歌的主力，虽然有心与他相应相和，却影响甚小。直到后来唐朝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放手提拔庶族地主，早已作古的王绩才被推了出来，而被称为唐代山水田园

诗派的开山鼻祖。

王梵志与王绩有些不同，他所代表的是广大的下层文人。他的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通俗，因此为老百姓所喜闻乐道，流传得极为广泛。但是“正统”的文学史没有将他放到诗歌发展的主流之中，一则是因为他的生平难以查考，二则是因为实在无法将他与主流派联系起来，毕竟他不是文士，所以直到现代人们才对他重视起来。

唐太宗去世时，诗歌创作的气氛已相当热烈了，然而这种盛况是以形式主义的宫廷诗为主流的，其达到极致的人物是名震一时的上官仪。上官仪年轻时就进了宫廷，常替朝廷起草文稿，深得太宗、高宗的宠信，是一个典型的御用文人。他熟练掌握了当时宫廷写诗作文的形式和技巧，总结、探索出“六对、八对”的诗歌对仗方法，加上他个人的才华，于是成就了绮错婉媚的风格。又由于唐高宗龙朔之后，上官仪的政治地位越来越显赫，他的诗文风靡一时，赢得了唐代诗人的第一个风格称号——上官体。但是上官体的诗文内容空洞，思想苍白，所以久而久之就会让人看出弊病，成为批驳的靶子。果然到后来上官仪得罪了武则天被处死后，反对宫体诗的潮流便抬起头来了。

在当时对上官仪之流的文风批判得较为有力的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他们四人都不是什么豪门出身，也都没有成为御用文人，却都少年早慧，才气横溢。他们凭着出众的文学才华，一时名满天下。他们认为上官仪得势的“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刚健不闻，骨气都尽”，因此“思革其弊”，自觉地肩负起文学发展的时代使命，积极开拓诗歌的思想境界和内

容题材，以丰富的创作实践赢得了社会的承认。但是由于四杰急于用世，却不肯屈节权门，才高于世，却不肯和于流俗，终为封建道德规范所难容，结果招致“浮躁浅露”的讥毁。再加上他们创作的诗文本身并未完全摆脱已成风气的骈俪格致，因此，他们提出的文学革新主张影响有限，而新的一帮御用文人又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了。

这一帮御用文人是被称为“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以及被合称为“沈宋”的沈佺期、宋之问。他们大都也出身庶族，文学才能杰出，被武则天招集到了宫廷之中。武则天与历代帝王一样喜好听歌功颂德的赞美词。所以这帮御用文人处在宫廷便身不由己，只好大量创作思想内容单调的宫廷诗。不过他们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文人的气节，除歌功颂德之外，还是写了一些抒发自己真情实感的东西。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们的手中律诗的体制最后得以完成，写景状物、立意造境、遣词用语、锤字炼句等诗歌表现技巧也多有发展。他们继上官仪之后，在诗歌艺术表现形式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诗歌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打下了基础。

然而，诗歌的思想内容、风格意境更需要发展，这就决定了文学发展的主流终归要走出宫廷，走向整个社会。随着中下层庶族地主的社会影响日益加强，革新诗风的代表人物终于脱颖而出——这就是“名与日月悬”的陈子昂。

陈子昂反对“采丽竞繁”的创作风气，明确提倡诗文要有“兴寄”和“风骨”。要求诗文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应达到完美的统一。他以继承汉魏以来的文学正统为名，在痛砭“逶迤颓靡”的齐梁遗风中，贬斥形式主义诗风，同时又以丰

富的创作实践来维护自己的理论，终于从宫廷文人的手中夺下了诗歌创作的领导权，奏响了初唐文坛的最强音，为诗歌走向光辉的盛唐作好了思想和内容上的准备。

初唐一代虽然为诗歌创作本身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缺少一个创作的作家群，仍不能掀起盛唐诗歌的高潮。可巧两位宰相兼文学家走了出来，引出一大帮才子，终于成就了盛唐诗歌的空前盛况。这两位宰相兼文学家就是张说和张九龄，他们也是庶族地主出身，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了国家政治的中心舞台。他们的文学造诣都比较高，不但自己写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还善于品评他人的诗文，引导文风。在他们的努力倡导下文学家辈出，诗坛上终于呈现出群星灿烂的光辉景象。

灿若群星的盛唐诗人，大致可以分成两个主要流派：一个是以王维、孟浩然以及储光羲、裴迪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另一个是以岑参、高适、王昌龄、李颀以及王翰、王之涣为代表的边塞诗派。

山水田园诗人都比较喜欢仿效陶渊明过隐居生活。但他们实际上与陶渊明完全不同，他们并不是因为社会动荡而被迫隐居，他们生活在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大唐盛世，有着自己宁静温馨的庄园，日子过得悠闲安逸。他们不时地被庄园外面蓬勃的社会所激励，跑了出来，想建立一番功业，可又因不堪官场污浊，往往受挫失意，于是不得不返了回去，洁身自好起来。他们的思想是一种士大夫阶层“自得其乐”的小康思想。他们的人生态度使他们的创作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浪漫气息，塑造出的自我形象往往是热爱大自然的高人。他们的许多作品都极为成功地描绘了幽静、清新的山水田园景色，反映出宁静、淡泊的心境，给人以愉悦的享受。

在山水田园诗人中，孟浩然最为年长。他擅长大写五言诗，虽然其中还残留着初唐过渡到盛唐的痕迹，但语言平易自然，已达到了气象浑融的境界，成为初唐诗歌向盛唐诗歌高峰过渡的一座里程碑。储光羲是盛唐最致力于田园诗创作的诗人。他的隐居时间较长，对田园生活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在表现闲适情趣的同时，接触到一些农村的现实，创作出了一些生活气息浓厚，能展现农村社会面貌的佳作。

王维是一位天才的多面手。他不但在诗歌领域里大显身手，而且在音乐、绘画、书法等领域里都有着出色的成就。他的诗歌题材丰富，体裁多样，思想洒脱，情趣盎然，兼具阳刚与阴柔之美。虽然在他前期的作品中有不少慷慨激昂的边塞诗，但总的来看，还是山水田园诗更能代表他的风格，加上他与孟浩然、储光羲、裴迪以及祖咏、綦毋潜等著名山水田园诗人结为诗友，彼此唱和，自成一派，因此，后人将他归为盛唐山水田园诗人，而且是头一号的代表人物。他的山水田园诗如图如画，以一种高度净化的优美意境与恬淡和谐的情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盛唐文质彬彬的气象，展现出时代艺术的美妙，使我国山水诗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边塞诗最能直接体现盛唐的豪情，以至于很多人都视之为盛唐诗歌的代表。可是静下心来想一想，一千多年前的古代，又是荒凉寂寞的边塞，还有你死我活的战争，不免使人恐惧、害怕，真不知道诗人们的干云豪气从何而来。须知，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国势兴旺，同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盛况空前。虽然彼此间矛盾也时有发生，甚至引起边塞战争，但是大的趋势并没有变化。因此，高度自信的

唐人视从军边塞为奇豪之举，于是慷慨赴边，一路高歌。不过，也有这样的情况：统治者好大喜功，为逞一时之欲，不惜驱使本来友好的人民互相残杀，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而这时又会有人愤怒地唱出悲歌，谴责这不义的战争。不管高歌也好，悲歌也好，在蓬勃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同时也出于盛世的高度自信和好奇，诗人们怀着满腔的爱国激情纷纷投入到边塞诗歌的写作当中。在他们中间成就最高的要数有边塞生活体验的高适和岑参。至于另外一些著名的边塞诗人如王昌龄和李颀，则是以边塞为背景，多从一些与边塞有关的社会问题和生活问题去写诗。

边塞诗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在人生态度上积极进取，具有不同程度的乐观情绪和英雄气概。他们民族意识强烈，满怀爱国热情，对士兵、对人民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因而他们对于战争有较为正确的认识。他们的作品豪放悲壮、色彩浓烈、情调高昂、表现出强烈的浪漫气息。他们描写边塞风光、战争气氛、表现征人思妇的离愁，大都运用单位容量较大、适于表达饱满感情的七言诗。他们的缺点是个人功利思想严重，有时超越个性化的限度，造成了思想狭隘的弊病。

当然，边塞诗派与山水田园诗派只是对盛唐诗坛作了一个大致的划分，实际上那个时代有名的诗人实在太多了。至于诗歌更是千姿百态：政治诗、讽喻诗、咏史诗、怀古诗，思亲念乡、交友酬唱，各流各派相交相感，异彩纷呈。

在这空前繁荣的盛唐诗坛上，最富代表性的伟大诗人还数李白。他的诗歌是时代浪漫精神最集中的体现。李白所处的年代不但是唐代社会上升的最高峰，也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健康发展的一个高潮。在此期间，地主阶级的中坚力量——